

書

十三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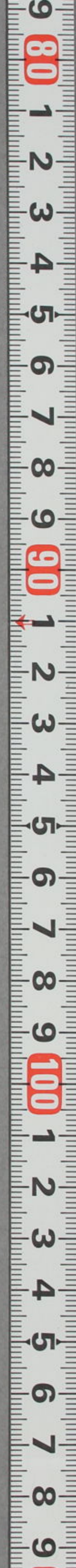
旅 康  
燧 諾

金 酒  
滕 諾

大 梓  
諾 材

微子之介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145  |
| 5    |



117  
145  
5

倣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旅葵第七

周書

西旅獻葵傳西戎遠國貢大犬○葵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大保作

旅葵傳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例此

旅葵傳因葵而陳道義疏西旅至旅葵○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

遣獻其犬其名曰葵○葵於是大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葵○西戎至大犬○正義曰

尚書疏

卷第十三

及古周

46

古本厥作其無作亡  
不作弗下篇共同

視一作履

各

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  
西戎遠國也。葵是大名故云貢大犬。○禮召公  
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  
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  
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  
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禮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

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賄呼  
西旅底貢厥

葵禮西戎之長致貢其葵大高四尺曰葵以大為異

○底之視反。大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禮陳貢葵之

義以訓諫王。禮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  
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

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葵大保召公乃  
作此篇陳貢葵之義用訓諫於王。○禮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  
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  
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  
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  
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  
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  
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  
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  
皆為明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  
戎六狄稍尚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  
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  
家遣使通道也。曾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  
之是王家遣使通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  
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禮西戎至為

尚書疏

卷之三十二

及古

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

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

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

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嗚呼至

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

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

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

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華瑤現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

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

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

不克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一  
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今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當以遠方之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傳**言物貴由人有互相見也。○**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質反。**○**易羊德盛不**

**狎侮** **傳** 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 **傳** 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

**同反下**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

則力盡矣。○**傳**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

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

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

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修德

也。又說修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

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

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

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

敗矣。○**傳** 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

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一 四

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  
**耳目**。○**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  
**喪德**。○**傳**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  
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志以道寧**。○**傳**言以道接  
喪息浪反。**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  
**無益**。○**傳**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遊

治一作俗

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  
 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畜許**珍禽奇獸**  
非此上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傳**反。**不畜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傳**反。**不寶遠物，則遠人**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傳**反。**所寶惟賢，則遠人安**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傳**反。**不役至**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  
 役耳目，則百事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  
 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  
 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  
 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  
 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尚書疏

卷之十三

及古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傳**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有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

謂

先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鳴呼夙夜罔或不勤○**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屬

一云八尺曰仞 補

民

誠已

尚書

卷之三

洪

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

其微。○行下孟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

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

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

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

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

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

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嗚呼至世王。○

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

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

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

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

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

世王天下也。○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

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

人愛玩夫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

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

也。○以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

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

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

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

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為山以喻為善向

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

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

成

尚書

卷之三

洪



朝直遙反補

賈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曰是無逸篇文○  
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  
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  
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  
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  
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來朝

傳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

義來朝

○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傳

芮伯周同姓

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芮如銳反圻音祁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  
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  
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  
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

是成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  
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  
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  
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  
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  
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  
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傳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

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縢

傳遂以所藏為篇名

傳

曰武王至金縢○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畧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韞弓之事云竹閉緹縢毛傳云緹縹縹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縹為緘王鄭皆云縹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縹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縢○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

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豫本又作忬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

**傳**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為于偽反戚于歷

反公乃自以為功

**傳**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

壇同墀

**傳**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

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

○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墀音

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傳**立壇上對三王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季文王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贊告謂祝辭○植時

疾一作又

當

音置贊音至祝如傳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

字或之疾反下同傳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

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

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

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

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

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

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

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

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

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

有疾不悅懌懌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

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

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

一作穆敬也

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

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也周

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

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

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

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

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

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

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

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

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

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

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

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

尚書疏

卷之三

漢書

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禮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壇上對三王也○禮壁以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宗伯云以蒼壁禮天詩說禱旱至圭壁既卒是壁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壁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邁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傳天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

註能下一有知字

有下一有所字

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傳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

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傳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其或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知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了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

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墮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墮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且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為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秦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置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責責謂負人物也。天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  
必死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教臣子之心以  
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  
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  
何患不為。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  
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  
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  
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  
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不讀曰不愛子孫。  
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  
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我周至之  
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  
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

于一作予

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  
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  
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  
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  
請之於天也。○  
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  
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  
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  
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  
有功於民言。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  
龜卜。一相因而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兆既同  
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籥于若反。徐以略  
反。馬云。藏卜兆書管  
并必。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  
政反。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周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啟古周

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疏。乃卜至乃。○賣反。○正義。曰。祝告已畢。既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啟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代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正義曰。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于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正義曰。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豐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

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喪蘇浪反。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一本二上有以字

王。○孺如。○榘反。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避謂避。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鴟尺夷反鴟吁嬌反誚。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公在笑反以遺唯季反。於成王之世為管蔡所誣。

嬌一作驕 周



王開金滕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  
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迹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  
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  
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群弟蔡叔  
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  
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此  
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  
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  
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  
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  
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謂公言王意欲責而未  
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  
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  
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群弟是  
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群則滿三乃稱群蔡霍  
二人而言群者并管故稱群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  
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  
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  
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謂公  
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  
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  
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  
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  
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  
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啟商共叛為罪重耳○**傳**辟  
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  
詩東山之篇歌此事故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  
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  
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罪人既多必前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  
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

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傳**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獲○

戶郭**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風災所及邦人

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傳**皮

始

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乃得周公所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傳**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二

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傳**二公偕王啟之故先

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傳**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

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

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傳**言

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冲直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

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周公以成王未悟

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

之宜○新逆馬本作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

起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

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

其根馬云築捨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

禾木一作桑果

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

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

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

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

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

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

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

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

二年至之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

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

恆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

尚書疏 卷之三  
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啟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悟，恐與公

不和，故雷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大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大誥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

皆叛周○監古懺反視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傳相

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亮反注

同傳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

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

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

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

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

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

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

側一作賊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  
 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  
 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  
 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  
 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  
 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  
 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  
 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  
 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  
 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  
 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  
 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  
 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  
 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  
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退也  
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  
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  
管蔡啟商基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  
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  
是也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誥本亦作靠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

鄭王

古本惟下有累字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傳周公稱成王命順

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由道也

邦馬本作大誥繇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言周

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

難○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延洪惟我幼冲

人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

人一作民 下同

如

之意○累劣 偽反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

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

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傳安人

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 忍反已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歎辭也

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

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武

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

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 反徐音憤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

行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

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傳即命

安天下之主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

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遺唯 季反王若至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

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告汝天下眾國

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

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

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

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

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

知天之天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

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

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  
 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  
 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  
 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  
 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  
 大道以告天下眾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  
 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  
 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眾國於文為便但  
 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  
 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  
 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  
 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  
 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  
 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  
 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

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  
 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  
 繼文武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  
 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  
 世三十十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  
 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  
 謙○  
 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為文武  
 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  
 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  
 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  
 此不忘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  
 不奉天道行誅伐也○  
 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  
 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天有正道王者用之則開不用則  
 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則開不  
 不行故將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為  
 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



能

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誥故先云然

**蠡傳**

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蠡動

蠡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傳**

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後同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在斯反馬云瑕也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

人一作民下同

救一作撫下救寧王  
大命同

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今蠡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

**傳**今天下蠡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

應○救亡婢反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傳**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

○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

武庫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蠡蠡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

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  
 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  
 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  
 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  
 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  
 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  
 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  
 意告眾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  
 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  
 不言王史詳畧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  
 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  
 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  
 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  
 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  
 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  
 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  
 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

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  
 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  
 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  
 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  
 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  
 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  
 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  
 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  
 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  
 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  
 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  
 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  
 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  
 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  
 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肆予告  
 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

人一作臣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

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用汝

眾國往伐殷逋亡之人謂祿父傳吾反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汝眾國上下無不反曰

征伐四國為大難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

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

友於

是

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傳肆予告至違卜○正

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眾

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

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無不

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

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

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

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

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

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

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

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

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大誥爾

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六

及古開

尚書疏 卷之三  
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汝眾至戒之。○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群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於我至從卜。○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肆予冲人。永思艱曰。言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甚

義一作誼

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

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故頑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

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造為也。馬云

遺也。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

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印五剛。綏予曰

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

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

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茲音祕。肆予冲至圖功。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口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天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印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天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汝眾至之助。○正

義曰緩安也。茲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相息。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

息一作慙

○畏如字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

○徐音威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

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勸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

○省息

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井反

閱愆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

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

○闕音祕

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

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

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棐徐音匪又芳

予曷其不

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

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

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

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

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

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

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

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

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

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人獻至文王正義

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

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致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

視一作履

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畧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古以勸民耳。○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底之視反構

尚書疏

卷之十三 三十

及古闕

古候反治直吏反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以農

喻其父已蓄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之乎

○蓄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蓄獲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

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

救寧王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

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惡鳥路反

若兄考乃有

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

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

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

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

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

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况

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蓄耕其田殺其

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其此

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

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

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

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

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長者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

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

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



哉爾上有我字  
一作告君上有冢  
一本哉上有告字  
由一作用

○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

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於天輔誠，汝天下足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傳○易以王曰：嗚呼！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德，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

國

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言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言惟大至易也。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也。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

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畀。**  
稽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壟力。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以卜吉之故。大

借子念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殷古

借子念反

補

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予永至若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天亦至從也○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

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啟代殷後

**傳** 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微子之

**命** 封命之書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啟代

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啟知至湯

後○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  
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  
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  
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  
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  
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  
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  
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  
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  
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  
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  
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  
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  
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  
也

**微子之命傳**

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

微子之命○正義曰今寫命書

之辭以為此篇君牙君才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傳**

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惟稽古崇德象賢**

**傳**

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

**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傳**

言二王之後各修

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正音政

**作賓于王**

**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

**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傳**

言汝祖成湯

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

服

虐湯也

喬以制反

喬以制反 補

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傳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

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

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傳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能孝嚴

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傳篤本又作

曰猷殷王元子傳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

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

誥之傳微子至稱之傳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故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

紂紂父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

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王至三統傳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

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

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

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

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

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

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

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曰篤不忘傳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

人一作民

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

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歆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

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

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蕃方元反

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

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股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

當慎之無使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人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

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

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傳汝世世享

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

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

也畝壟穎德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穎役領

反本亦獻諸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作遂傳尚書疏

遂一作遂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

**禾**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

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

其事作歸禾之篇○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

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皆言唐叔得禾

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

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

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

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

穗其大盈車長幾克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

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

為說也○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

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

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

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

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

不肯歸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

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

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

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

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

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 天下

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嘉布

**周** 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

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

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已得至稱君○正義曰

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

周書疏

卷之三

二十八

及古

尚書疏 卷之十三  
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傳**以

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

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傳**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下。

尚書疏

卷之十四

及古

古本封康叔封上有  
邠字考文謹按邠封  
古或通用註及疏意  
當作邠康叔封字衍  
文  
康圻以下註當在序  
封康叔下

釋文當  
在序文  
下



尚書疏 卷之四  
 依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反，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圖**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四百里孟河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

尚書疏 卷之四  
 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路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圖**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邶、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

**傳**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明消而魄生

○魄字又作魄普白反馬云魄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肫名曰魄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

○初造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內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

**傳**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

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

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

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見賢周公咸勤乃洪

人一作民

誥一作告

大誥治

**傳**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

誥以治道

○陸云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

治勞力

○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

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

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

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

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

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

○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

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

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

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

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

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

六 服

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  
 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  
 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  
 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  
 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生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  
 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  
 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  
 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  
 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  
 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  
 服三千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  
 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  
 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  
 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君行必  
 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  
 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

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  
 曰大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於洛內  
 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  
 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  
 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  
 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  
 而反誥王呼之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  
 孟侯為不辭矣  
 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  
 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  
 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傳**長之其**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  
 刑罰以為教首○去羌呂反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  
 欲去去疾同

尚書疏 卷之十四 四 殷古

厥古本並作其

信書五  
祗威威顯民

傳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

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

傳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

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

于上帝帝休

傳

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

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

聞如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傳

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一其二以授武王

○殪於計反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傳

於其

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

封在茲東土

傳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

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勗許玉反

王若至東

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

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

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

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

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

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

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

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

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

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

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

惡 教

尚書疏

卷之五

殷古開

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

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

民上一有治字

云

古汝皆作女不作弗無作亡

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祇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傳**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傳**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傳**汝當

大遠求商家考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者

何書疏 卷之十四 六 殷古閣

一石曆本唐漢乃洪大福派之陸焉上六  
誥至用也皆國之十六字也

事

音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子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王曰：嗚呼！對汝至王命。正義曰：既言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

勅

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教也。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數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又當至安民。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通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大子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桐痛瘵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桐音通，又動反，瘵古。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

一作民情

大

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裴音匪又芳往

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傳往當盡汝心為政

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傳不在大起於

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

不勉者勉○懋音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傳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

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眾○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既反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

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疏王曰嗚呼小至新

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

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

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

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

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

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

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恆在

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

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

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

王道上也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

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痛至我言○正義曰桐聲類於痛故桐為痛也○傳痲病

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

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

尚書

卷之十四

及古

適字句亦通然則似訓偶

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王曰嗚呼封敬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明乃罰****傳**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嘗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傳**青所領及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嘗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

其罪是入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于救反**傳**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入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傳**政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勅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勅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傳**答其九反

一無惟字

尚書疏

卷之十四 九

及古閣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傳**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

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傳** 才反。非汝封刑人殺人。**傳**

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 無以得刑殺人而

有安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刑人。

**傳** 劓截鼻則

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

**傳** 如魚器反。無或劓刑

**傳**

人。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行之。

**傳** 王曰嗚呼封有

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文  
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  
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  
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  
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

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

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

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

無罪者也。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

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愛

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

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

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刑官也劓在五刑為截

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

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

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

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

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於一作于

丁

王

列魚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

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

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下王曰外事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

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

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

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

五曰六曰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

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言

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

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

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

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

義一作誼

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以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支反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傳義宜也傳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

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

敘惟曰未有遜事傳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

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

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傳已乎

志一作委

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款苦  
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  
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  
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奉其陳法殷彝皆用其  
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  
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  
而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者  
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  
德惟汝所悉知也○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  
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  
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已乎至款  
心○正義曰此言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  
康叔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  
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

已

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

凡民自得罪寇

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

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攘如羊反宄音軌 警不畏死

罔弗慙傳

警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

者言當消絕之

○警音敏慙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

亦惡並

凡民至弗慙○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

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

死此為無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

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

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

尚書疏

卷之十四 十二

及古閣

於

康誥篇王曰惟不孝不友  
注不孝父母不孝字作不善  
不友字作不善  
字據本不善字減  
磨先子以意補孝

慙

詳之以由此得  
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  
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

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傳於為人弟不念天

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

友于弟是不友六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傳

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

罪乎道教不至所致音的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傳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

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武軫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

五常者無得赦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

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

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  
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  
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

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充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

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於為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為人

人

尚書疏  
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憂，矧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

**外庶子訓人** 傳 憂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簡八

**反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 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深厥君時。

申一作用可從  
一本無者字

丁

一無厥字

**乃引惡惟朕愍** 傳 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別反注同。汝長之丈反下同。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傳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傳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嘉靖本忌作思

尚書疏

卷之十四

刑部

**傳**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忌其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

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不率至

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

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

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

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

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

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

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

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

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

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

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

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

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

矣汝惟宜勤之傳憂常至犯乎○正義曰憂猶楷

也言為楷模之常故憂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

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

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

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

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

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

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

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

尚書疏

卷之十四

刑部

及古閣

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常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傳**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墨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憚汝也。○**傳**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也。

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我是其

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傳**為于矧今民

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等殷

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

無善政在其國。○**傳**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

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為是須汝善安民故

我其惟念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

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

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

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

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

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

風

七



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  
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  
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

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說如字徐始鏡反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  
**傳**假令今天下民不

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  
○命

力呈反數  
○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傳**明惟天其

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

不可怨我  
○殛紀力反**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

殛我我上一有於字

誅

一無曰字

**尚顯聞于天**  
**傳**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

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王曰

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為

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

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

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

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

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

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况

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

○**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

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

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

**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

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

其

一作不汝絕亡

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不則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汝心顧者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傳**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

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幾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德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遠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傳**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又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

思

告一作誥 卽一作則

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王曰嗚呼肆至又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

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

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

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余

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傳**享有至可。○正義曰：以不瑕。王若曰：往哉

卽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

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應敬之常

法。卽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祿殷民世世

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

**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志反**。○嗜市。○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

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

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

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

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

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

在一作於

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  
沒因為謚備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欲令勿令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

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

毀榆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盩為昭

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

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富音竹律

反掄音投盩音張厥誥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

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少詩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

注及下注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

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大

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

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

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

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少詩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  
 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  
 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  
 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  
 喪亡亦無非。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禮周公至北  
 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禮周公至北  
 是。○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  
 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  
 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妹屬鄘。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  
 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偏在鄘多故  
 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  
 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  
 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  
 交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  
 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  
 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  
 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榆，為昭，毀榆生公非，為穆，公非

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為穆，亞圍生緡緡為昭，緡  
 緡生大王，宜父為穆，宜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  
 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亦  
 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  
 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  
 為昭，又曰：邲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  
 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  
 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庶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禮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眾  
 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勅之  
 丁寧慎之至也。○禮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  
 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  
 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  
 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

此

此

我上一有化字

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  
如上帝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  
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  
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於小至為罪也。○正  
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大小也上言民用大  
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  
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  
罪身得罪亦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互相通也。○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眾國飲酒惟

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

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

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文王至惟一。○正

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  
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  
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  
於所治眾國之君臣民眾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  
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  
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  
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  
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

使上一有當字

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  
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  
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  
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  
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  
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  
有國若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眾國惟  
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  
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  
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  
諸侯而云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  
得戒眾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  
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  
酒故傳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心善傳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長之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傳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

其父母

○賈音古養牛亮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其父

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

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者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

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

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羊

洗先典反馬云畫也  
他典反補

衆

惟

聽一作斯招疏聽是

康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

成矣○省悉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饋其位反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傳**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

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壬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疏**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

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  
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  
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  
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  
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  
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  
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  
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  
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  
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  
為進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  
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  
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  
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  
**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  
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



黍稷奔馳趨走也。○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苟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

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傳：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王曰：封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

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  
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我文至常  
飲。○正義曰。棗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  
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  
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

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

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相息亮

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

豫。○暇遐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

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

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傳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

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傳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

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自

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

敬法亦不暇飲酒。○善反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惟

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  
 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亦反○辟扶曰王  
 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  
 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  
 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  
 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  
 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於  
 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  
 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  
 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眾正惟  
 次大夫雖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  
 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  
 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  
 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  
 是亦可以為法也○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

之於古是事明眾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  
 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  
 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能常至為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  
 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  
 敢為也○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  
 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  
 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  
 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  
 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  
 言百官眾正為摠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卿亦有大  
 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  
 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

九

五

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  
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  
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  
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  
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  
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  
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  
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  
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  
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  
也下經**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  
樂其身不憂政事○**傳**酣戶甘反樂音洛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  
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誕惟厥縱淫  
馬以豉反

**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傳**紂大惟其

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

其心○**傳**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惟荒腴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傳**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

初佳反又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傳**紂疾狠其心不能

畏死言無忌憚○狠胡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權**傳**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

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

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

民一作人下同

狠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傳紂

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

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傳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傳我

至速辜。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

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

紂王酬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

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

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

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

過逸其內心疾害狠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

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

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

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

監一作鑿下同

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

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傳言紂至變易。正

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

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

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

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爲大言

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

自俗本多誤爲嗜。傳言凡至召罪。正義曰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傳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

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傳古賢聖有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

吉凶。監工陷反。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

及古聞

及古聞

及古聞

及古聞

及古聞

者

于時

**傳**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

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傳**

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

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

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傳**

予惟曰：汝訪於殷獻臣。

用之。

**傳**

劫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

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傳**

於善臣百尊

慎

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傳**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

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

一徒乎，言任大。

**傳**

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傳**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

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

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傳**

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

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困慎况惟所敬順疇益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 劫固至用之。正義曰劫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况。○**傳** 皆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 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 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 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

者尊之辭以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夫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闡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 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必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佚音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 盡執

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蓋  
子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傳  
反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  
酒勿用法殺之惡鳥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  
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  
以享國三息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傳汝若忽息不用我教辭惟我一  
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或  
至于殺正義曰以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  
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

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  
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  
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  
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  
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  
故為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  
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  
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  
張施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  
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  
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  
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  
汝不潔汝之政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



念

之勿辯乃司民涵于酒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

涵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傳王曰封至于酒○正義

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涵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傳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子梓

本亦作梓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傳告康至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梓字今文作梓梓木名

子

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德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言當用其衆人之

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汝當信用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傳汝惟君道使順常

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故下一復有故字

曰子罔厲殺人

**傳**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

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

**傳**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

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

肆往姦宄殺

人歷人宥

**傳**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

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

敬勞之

音軌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傳**

聽訟折獄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

遇諫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

殘也折

**傳**

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

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

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

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

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

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

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

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

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

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

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

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

尚書疏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及古鼎

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卽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卽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卽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卽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卽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恆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子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

監一作鑿下同

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來之。○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宥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宥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宥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王啓監厥亂爲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殘敗人也。治爲民不可不勉。○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傳爲于僞反注同治直吏反。○傳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當教

尚書流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六 及古

於以  
竟

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  
 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  
 事妻也命力呈反篇末同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寬紓元反一本作以元反  
 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  
 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  
 當務之恬用廉反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  
 辟扶亦反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  
 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  
 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  
 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  
 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昔

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  
 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  
 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  
 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  
 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  
 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  
 冤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  
 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惟曰  
 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方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畎側其反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傳如人為室家已勤

詩書流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七

及古曷

氣

治一作洽

霍

洽

洽

立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垣音袁，墍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墍。墍徐許

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墍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若作梓材，既勤樸

斲，惟其塗丹，臚傳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

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

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音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臚，枉略反，徐烏郭反，馬

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部反，字林音同。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

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

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而耕發其田，又須

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飾，

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

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臚，然後成，以喻人

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

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為政至後治，○正義曰

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

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

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

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

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文互也，

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

墍，墍亦塗也，總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

臚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臚，臚是彩色之名，

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今王

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言文武已勤用明

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傳衆國朝享於王，文親仁善鄰，為

尚書卷之三十八

及古學

萬方一作方方

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  
直遙反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

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

則於先王之道遂大傳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 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懌音亦字又作斲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

注欲上一有敬字無下於字

居一作君

方 招

於萬年承奉王室傳○監古陷反 子子孫孫永保民傳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今王至保民

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

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

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勸用明德招懷遠人

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

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

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

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

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

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

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

國遠拓其疆界上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

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

尚書疏

卷之十四 三十九

欲

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  
 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  
 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  
 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民。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  
 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衆國  
 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  
 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  
 之所行今亦用為亦先王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  
 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子曰有  
 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  
 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  
 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  
 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